

啦害局知道真要教

消防文娱宣传材料



BBX41/232

群 众 出 版 社



消防文娱宣传材料

我算知道厉害啦

本社編

群众出版社

1957.12.

我 算 知 道 厉 害 啦

本 社 編

*

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單东堂子胡同3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

經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書号(总)40(文)31开本787×1092印张^{1/4}版

1957年12月第11版 1957年12月第11次印刷

字数95,000 印数00001—20,000册

定价 (5) 0.30元

編 著 的 話

防火是一項重要工作。防火宣傳工作是動員組織群眾進行消防工作的重要措施。解放後，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下，隨著整個消防業務的逐步加強，各地的防火宣傳工作也有了一定的改進。在各種形式的防火宣傳工作中，文藝形式的宣傳有比較顯著的效果。因為這種宣傳形式形象具體、生動活潑，深為群眾所歡迎。

幾年來，在各地消防工作同志的努力和有關部門文藝工作者的支持下，全國創作、編寫了數以百計的文娛宣傳材料。這次我們為了適應各地防火宣傳工作的需要，推廣和交流這一方面的工作經驗，本着力求形式多樣和適應各種對象需要的原則，選擇了一部分作品匯編成冊，作為各地進行防火宣傳工作的參考。

我們希望通過這本小冊子的傳布，能夠促進各地防火宣傳工作的進一步開展，並能推陳出新，不斷出現更多更好的防火文藝宣傳作品，為發動群眾防火、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更大的力量。

目 录

相 声

工地防火.....	3
自討苦吃.....	12
为什么这些事都讓你遇見啦.....	19
如此防火.....	23
我算知道厉害啦.....	29
麻痺思想要不得.....	34
治病.....	39

双 簪

要誰負責.....	47
接受教訓.....	51

快 板

人人注意防火.....	55
工厂防火快板.....	57
后悔莫及.....	60
人人防火保安全.....	62
防火小快板.....	63

山东快书

- 事实教育了罗大娘 67

鼓 詞

- 厨房里的座谈会 73

- 防火說唱 76

- 何主任 79

地方戏

- 求福得禍 87

- 防火大补缸 95

独幕及多幕話劇

- 防火好 101

- 耐火車間 108

- 一个好比喻 115

- 国庆之夜 120

漫 画

- 有备“無”患 2

- 如此“方便” 46

- 意想不到 54

- 防火用具在哪里? 66

相 声



有备“無”患

鳥：等到真失了火，他們會把我們趕走的。

青蛙：你放心吧！這些東西已經成了廢物，
再也不能給他們做事了。

高翔作

工 地 防 火

北京市消防民警 張秉元

乙：这不是老張嗎？老沒見啦！

甲：可不是嗎，王同志可有些日子啦。

乙：两年多啦。您还在那兒工作嗎？

甲：哎，別提了，离开那个工地有些日子啦。您現在在哪兒工作哪？

乙：我还在“二三四”工地。快完工啦。

甲：工作挺忙嗎？

乙：囉！工地的工作哪兒有不忙的。

甲：你們那工地也常着火嗎？

乙：嗯……沒有。我們那兒不着火。

甲：你們那兒不是工地嗎？

乙：是工地呀。

甲：工地哪兒有不着火的！

乙：這話可真新鮮。

甲：你們那工地就不着火？……囉！八成是隱瞞事故着了火不報哇。

乙：誰呀？根本沒着過！

甲：你們工地怎麼連火都沒着過呀？

乙：沒有過嘛，我們防火做的好哇！大家伙兒對防火工作都

非常重視，遵守防火安全制度，互相監督，沒有一個麻痺大意的，所以沒着過火。我們工地就是這樣兒，您打听打听，哪個工地不是這樣兒啊。沒有常着火的。

甲：我們工地就常着火。

乙：（向听众）關了半天，他們那兒妥着火。（向甲）那是職工們太不注意。

甲：注意。

乙：那麼……領導上不重視？

甲：重視！非常重視。您想要不重視能會給我撤職法辦嗎？

乙：噏，合着是您有問題呀？

甲：他們都說怨我，我總覺得怪冤枉的。

乙：那麼您說說我听听。

甲：我說說您給評評這理兒，是怨我还是不怨我？

乙：好吧！

甲：就說我當材料員的時候吧！有一天來料，又是石灰，又是蘿刀，我就說：“先卸在一块兒，呆會再整理。”卸完了剛要整理，就下起雨來了，等雨下过去了，我說：“同志們！走哇！整理蘿刀、石灰去呀。”大伙兒走到那兒一瞧，得，甭整理了。

乙：怎麼？

甲：蘿刀沒啦。

乙：噏！叫旁人拉走啦？

甲：哪兒呀！好几百斤都燒成灰啦。

乙：全着啦？

甲：蘿刀是自己着的，您說能怪我嗎？

乙：蘿刀跟石灰不能往一块兒擱，您都不知道嗎？

甲：我怎么不知道哇？不是忘了嗎！

乙：那得怨您呀！

甲：好！好！这回就算怨我，您再听这回还怨我嗎？

乙：还有一回哪？

甲：誰說不是哪，蘚刀燒了以后，李科長找我談話，开会宣佈給以警告处分，調動了工作。当仓库保管員啦。

乙：本来嘛，用您这样的材料員，那是真悬乎。

甲：到了仓库，头一天上班，晚上来了一个領油的，我一想，仓库里沒有灯，点上根兒蜡，开开仓库門，打开油桶盖兒，就听呴——嘆！喟喟，我的媽呀，可了不得啦！

乙：怎么啦？

甲：連眉毛都燎啦。

乙：好，又着啦。

甲：还算好！領料的那位同志，手急眼快，把身上披着的棉大衣整个捂在油桶上了，算是沒着起来。

乙：領的什么油啊？

甲：汽油！

乙：汽油？那东西見火就着啊。

甲：不是我点的。

乙：您点了就更麻煩了，油料庫房不准点明火灯，难道您不知道嗎？

甲：怎么不知道哇！那我不是忘了嗎！

乙：又忘了？你們工地沒有制度嗎？

甲：有制度。可是我想：庫房油不多啦——只剩一小桶啦，再說这么点小事兒还不能“灵活运用”嗎？

乙：嘿，“灵活运用”可就着了火了。

甲：就因为这么点儿事兒，第二天李科长又找我談話，給我降了职，又給我調动了工作。

乙：調哪兒去啦？

甲：木工厂。

乙：您会木工活嗎？

甲：学徒哇。

乙：对，慢慢兒学，有三年两年就行了。

甲：还三年两年哪？不到一个月我就干不下去啦。

乙：又着火啦？

甲：沒有啊，太累！我这身子骨兒，哪兒干过这个呀！

乙：也难說。

甲：每天虽说干点零碎活兒，可是也够嗆。那天老师傅叫我熬胶，我就找了三块磚兒，往棚子底下一摆，胶鍋放好，抓了一把鮑花，把火点着，坐在旁边看着，沒多大工夫……

乙：胶就熬好啦。

甲：我就睡着啦。

乙：睡着啦？

甲：沒告訴您我太累了嗎！

乙：累也不能在那兒睡呀。

甲：小凉风一刮，我是越睡越美，越睡越想睡，后来觉得鼻子里嗆得慌，阿——嚏！揉开眼睛一看，喝，又着啦！

乙：好嘛，又怎么着的？

甲：地上的鮑花讓风刮过来都給引着啦，直冒烟，我窜起来一通乱扑算是救灭啦。

乙：沒着起来。

甲：第二天，李科长又找我談話，我說：“李科長這回可沒着起來呀。”李科長瞪了我一眼說：“着起來就晚啦。”待了一會兒，還批評了我一通兒。您說冤不冤？

乙：還冤哪！

甲：第二天把全工地的木工、電焊工、白鐵工、油毡工，所有用火的工種都召集來開了一個會，宣布給我記大過一次，還讓我作了一番檢討，大家也給我提了意見。這才算是完事，工地保衛科緊跟着就公布實行“爐火審批制度”，您說用個火還得去報告，這够多麻煩哪。

乙：為了安全，這一點也算不了麻煩呀！

甲：甭說，這是冲我來的呀！我以後注意還不行嗎！每逢熬膠用火的時候，不但按制度去做，而且特別小心。在熬膠以前把四圍鉋花扫干淨，熬的時候注意看管，熬完了用水把火澆滅。

乙：對啦！這就沒問題啦。

甲：沒問題？沒過幾天李科長又找我談話。

乙：怎麼還找你呀？

甲：說我抽煙不对啦，您想這不是沒影兒的事嗎。我花錢抽我自個兒的煙，您干嘛三個鼻子眼兒多出這口氣兒哪？

乙：您在哪兒抽來着？

甲：就在木工棚里。

乙：現場不准抽煙，您不知道嗎？

甲：我怎麼不知道，我不是……

甲：（同時）忘了嘛！
乙：

乙：我就知道你得忘嘛。

甲：不抽不行，我有癮哪。

乙：那您上吸烟室抽去呀！

甲：上吸烟室抽一次烟，来回走路就得二十分鐘。

乙：噏！怕耽誤生产。

甲：那倒沒关系。您不知道現在是“計件工資”？二十分鐘少掙多少錢哪。

乙：你这思想可太成問題啦！

甲：李科長說：“以后不准在現場抽煙了。”我說：“不抽就不抽，這算不了什么！”从那天起，我一狠心，干脆……

乙：忌啦。

甲：偷着抽。

乙：偷着抽哇，那更危險啦。

甲：有一回，我找了一个背旮旯（讀嘎拉兒），蹲在那兒，正偷着抽煙哪，一看，工地消防隊巡邏的過來了。我就把煙頭往袖口里一塞，心想等他走過去我再抽。沒想到走到我跟前他不走啦，跟我聊上啦。

乙：得。

甲：消防隊同志問我：“同志：你在这兒干嘛哪？”

我說：“我……这不是在這兒哪嗎。”

“是呀，就問你在这兒干嘛哪嗎？”

“……沒什么呀……我沒在這兒抽煙哪。”

乙：噏！說出來啦。

甲：消防隊的同志說：“同志，您別說瞎話了，您看，您袖口里怎么直冒煙哪？”我低头一看，哎喲！連袖口都燒

啦。

乙：嘿！多悬哪！

甲：消防队跟李科长这么一反映，又给我调动工作啦。

乙：这可不象话呀，老是调动工作，这也解决不了问题。

甲：这是领导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

乙：那么又给您调哪儿去啦？

甲：清理工！

乙：嘿！清理工。又出什么漏子啦？

甲：您怎么老盼我出漏子呀。以前也不过是一时的大意，在工地里这也是保不住的。俗语说：“人有失手，马有乱蹄，久在江边站，没有不失足的。”这也算不了什么。

乙：好！（向听众）他还有词儿哪。（对甲）您也太不负责任了。

甲：不负责任，有一天，我要下班了，木工王师傅是夜班，赶任务，挺黑。要找电工给安灯，我说：“找电工干嘛，怪麻烦的。”我就给他们拉了个灯。

乙：不准私自乱拉灯呀！

甲：临时需要，明儿就拆，灯泡安上还真亮，王师傅直夸我：“要说我们张同志多负责任哪！下班了还帮助我们工作。”大伙儿也挺高兴。完事啦，我跟每天一样——找了个小水桶由工地上带回点儿热水来。回宿舍洗脚好睡觉。

乙：你们工地水桶倒不少。

甲：对啦，防火水桶——红的，真干净，挺好看。

乙：消防器材不能乱拿呀。

甲：哎！我借用一下也没关系呀。

乙：那也不成。

甲：不成，我使了好些日子啦。

乙：那更不对啦。

甲：我正洗脚哪，消防队同志找到我宿舍来了，他跟我說：

“我們找了这么多日子拿水桶的人都沒找着，这回可逮住您啦。”

乙：噏！聾着您不是一天啦。

甲：我說：“您先別嚷嚷，我不就是拿水桶來着嗎？我拿的我給您。这还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給您，拿走！下回我還不用啦。”

乙：您倒想用哪。

甲：給了他，他還要，我又給他一个，給他一个他還要，我又給他一个。

乙：仨（讀撒）啦。

甲：他說全得給他，我一賭氣：“您全拿走！”

乙：喝，不定有多少哪。

甲：您說可氣不可氣，全給他了他倒不要啦。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他告訴：“坏了。”

乙：都給弄坏啦。

甲：我們俩正搗麻煩哪，就听哩兒（學消防車警笛聲）——消防車来了，又听工地上嚷“救火嘍！救火嘍！”這位同志一听，也不跟我搗麻煩啦，扭头就跑，我一把揪住他說：“您先別走，這回您可瞧見啦，我在这兒哪，工地上着火，可怪不着我吧？”

他說：“不怪您，不怪您。”一邊說，一邊就跑了。

我想：“这回我得瞧瞧去。”这就是“人有失手，馬有亂蹄，久在江邊站，沒有不失足的。”橫豎不光是我一個人麻痺大意吧！等跑到那兒一瞧，我回來啦！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就是我拉的那个电灯走火啦。

乙：噏，还是您呀。

甲：第二天……

乙：李科长又找您談話？

甲：沒談話。开大会啦，大伙兒說我屢次造成事故，就昨天這把火初步統計就損失两千多块。要求把我開除。有的說：“送法院。”還有的說：“張××比鉋花、汽油都危險，要不把他開除，那得派兩位消防隊員整天跟着他，要不然，還不定出什么漏子哪！”

乙：不怪人家說這個。

甲：我說：“大伙兒再原諒我一次，別把我開除，還對付給我調換調換工作得啦。”

乙：工地的工作差不多都干遍了，還往哪兒調哇？

甲：工地不行，調到別的單位也湊合。

乙：您想調到哪兒去合适呀？

甲：后来，李科長還真給我找到一個地方，說我去比誰都合适，我去了還得負點兒責任。

乙：哪兒呀？

甲：我們家。

乙：噏！開除啦？

甲：誰說不是開除啦！開完了會，大伙兒一直給我送到門口，我一瞧還給我預備一輛汽車。大伙兒說：“坐車走